昨非菴纂唐王中書劝孝篇云世有不孝子浮生空碌碌不念父母恩何殊生枯木
百骸未成人十月居母腹兒身將欲生母身如殺戮父為毋悲辛妻對夫啼哭恨恐生
產時身為兒眷屬一旦見兒面一命青再續自是慈母心日日勤撫鞠母臥濕簟蓆兒
乾裀褥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潛身在臭穢不服思沐浴橫簪与倒冠形容不顧
陋動步憂坑井牽足畏顛突乳哺經三年汗血計幾斛辛苦萬千端年至十五六性氣
漸剛強行止难拘束朋友外追游酒色恣所欲日暮不归家倚门立昏旭兒行千里
程母心千里逐一娶得好妻魚水情和睦母面如土觀妻顏如玉母若責一言含嗔怒
怒目妻若罵百端陪笑不為辱母披舊裙衫妻着新羅縠不避人憎嫌不顧人
羞恧父母或鰥寡另長夜守孤獨携或與一飯病則与一粥妻置在空房猶如客寄
宿倏得父母亡兄弟分財祿不識二親恩惟言我之福咸謂此等人不如禽与畜蓋

遣想未此施詳待[illegible]傲宝之清勤文帝青釗

尚反哺羔羊猶跪足勸汝為人子經書勤覽讀黃香夏扇枕冬預溫衾褥王祥卧寒冰孟宗哭孤竹如何今世人不孝古風俗勿以不孝頭枉戴人間屋勿以不孝身枉着人衣服勿以不孝口枉食人五穀天地雖廣大不容忤逆族蚤早投前非莫待天誅戮

人反歌不知何人所作歌曰幼兒或詈我我心覺喜懽父母嗔怒我我心反不甘一喜歡一不甘待兒待父何心懸劝君今日逢親怒也將親作幼兒看　兒曹出千言君聽常不厭父母一開口便道閒多管非閒管親掛牽皓首白髮多諳練劝君敬奉老人言莫教乳口爭長短　幼兒屎糞穢君心無厭忌老親涕唾零反有憎嫌意六尺軀來何處父精母血成汝體劝君敬待老來人壯時為尔筋骨敝　劝君晨入市買餅又買糕少聞供父母多說供兒曹親未膳兒先飽子心不比親心好劝君多出糕餅錢供養白

須光陰少　市間賣菜肆　惟有肥兒九未有壯親其何故兩般兒亦病親亦病

醫兒不肯醫親病割股還是親的肉　勸君且保取親命　富貴養親易親常

有未有多錢養兒饒兒不受饒你一條心兩條路為兒終不如為父　勸君養親如

養兒凡百莫推家不富　養親止二人常與兄弟爭養兒雖十人君皆獨自任兒飽

煖親常向父母縱不在心　勸君養親須竭力當初衣食被君侵　親有十分慈君不

念其恩兒有一分孝君就揚其名待親暗待兒明誰識高堂養子心　勸君漫信

兒曹孝兒曹樣子在君身是丹桂籍 孝云有人抱孫匠老其子時時凍餒之子又生孫老人愛孫常抱在懷人問其故老人答云曾記當年養我兒兒今又養孫兒我兒將我還似孫其若是我兒此詩用意深遠言之因子不孝把孫壓根作父母更進一層余謂父母愛子之心大都如是之為不孝者亦當[illegible]

弟戒

法昭禪師偈云　同氣連枝各自榮　些些言語莫傷情　一回相見一回老　能得幾回

為弟兄　兄弟同居忍便安　莫因毫末起爭端　眼前生子又兄弟　留與兒孫作樣看

鏡古集　江州朱原處有二弟幸髫年而父母死原處匿父貲遺綾錦十篋逐二弟

親戚 田小紀閒鄭守淦作杭太守路之子為諸生有詩文名而性滑稽自號湖濱山人郡守某事明敏而目不瞋堂白髮人詩說之而高以言天人竊玉無瑕四十年楚來發未必華何乃臨終吉淚眼張教兒女著蘆花吟訖而溟守孝視之

居外一日隣人下神原盧遺牟坐神以詩諷之云何處西風夜捲寒雁行中斷各悲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長原盧皇恐召二弟歸為緊稱昔之業儒氏二弟俱登科典州郡子原亦如之事有以名卑見恕其其辭色殊不平世詩以慰之曰十世尚同居沒齒不可得欣欣剖荊花忽成憔悴色深言聽其誰未免為君惻先賢有辭色不為外人別

文任元淵守溫州有兄弟訟稱言而爭訟其任判云祇緣花底鶯聲巧遂使天邊雁影分兄弟悔服皇明世說馬田踏亦云小忿莫聽黃鸝語踏落荊花滿院飛人生必讀書

功過錄莆周石晏先生戒溺女歌云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為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生男一收養生女獨不舉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伊嚶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我因勸吾民毋輕殺其女荊釵與布裙未必能多費隨分而嫁娶男女兩得所此歌救民間美性當記取袁子才姑母嫁沈氏嘗論古人不孝郭巨有詩責之云孝子虐傷郭巨名戒不忍重私在無辜殺兒命有貪徒傷老母情何道沈宗因學有系羊罪不為者盡心自古運嚴謹天所盡全一不平者亦有此論

皆

臣鑒

摩說　王重嘉話載陶穀草范質制有云十年居調燮之司一旦得變通之術質得之泣訴太祖由是薄之於袖中禪文亦變通之尤者穀可謂明於責人而不知自責矣

翟宗吉禾堂集有詩云受禪文成談笑間情形封煮茶送可憐盡節空羞殺不與鸞膠續斷絃（此詩樣錄至元丙子淮南閫帥夏貴以淮降……德祐四年……書）

呂坤曰詩家豈一物剛之氣能令人放縱詞家豈秦庶之氣能令人淫靡道學自有存而不矯乎洒……不淫氣象雖寡言推詩詞中偶景言情皆自義理中流出故語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

……月却抱琵琶過別船舡呂見之大慚

蓋謂其負宋而降元也（下詩詩有天門九重門幾層掉臂入王……見大公門……天門內豈不掉臂入耶……是鬼不忠也人生死……）

友鑒

（碧溪詩話司馬溫公云清……）

摩說樣　漢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罷門可設雀羅後為廷尉客欲往翟公乃書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見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交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

修習

賓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之境而見東坡宜其響千載之齒頰也

弘治間有方伯乃浙人未第時与一生交好甚密及仕江西抑人遠訪之初見欲叙之外送假於章江門外石亭寺畧無盼念之意其生題一絶於壁云十年以前汞相向坐對江鷗去復還一帶西山青入眼等人青眼似西山竟不辭而去寺僧抄詩入報方伯大慚遣人追之不返

張詠題長安主人壁云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

廸吉錄云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嘗語諸子曰主上創業無遠模汝等幸可免至孫輩恐及於難厥後何綏見收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議其曾明於料主而昏於自克

身侈豪華暴殄天物子孫汰侈尤甚永嘉之末族無遺種亦自取乎使以儉約傳之何
必不令終也後晉帝時石崇與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為最琇愷每愧
羡以為不及宅室車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役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而
絲竹之藝亦盡一時之選竟以懷寶取禍及是收語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早知財能
取禍何不散之崇無以對竟斬於市當崇之富如此使以周急行仁不令功德留天下哉
馬援嘗云富者貴能施濟否則守財虜耳前輩有詩云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
來多少豪家方夜飲貪歡未許暫停盃此詩乃者有感而作也嗚呼富人一盤殘饌
貧者七日飽者有矣一席宴足供窮人終歲食者有矣同是天地中人何忍擁抱自持守
錢不予乎又寇萊公好声歌以綾帛賞妓者妾蒨桃有詩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
自意嫌輕不知織女螢窓下度抛梭織得成又曰風動衣单手屢呵幽窓軋軋度

隨近宋習高丈夫字 辟纏金綱 年弄椰珠余般艷禍而罹厚 北亦復當生傑倆之利之云我聞 遠要多艰虞纏金截以爲壽 逾逾窮未无非棧宅慢藏亦 是宋莊存世人金多極不足 奈袖蒲堂畫膽明指禄臂 釧亦女子男化女鬼何日極南 方草木椰最炎久矣大以 爲憂作風何年落子比之珠 下事井摩尼附左手有多弄 琴與書有多未把撃與鋤 可惜白是生摩掌不有博 安程思乎

回誤習

只梭織香羅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此詩言之真切引而伸之凡可以約己施人者當無

不至矣歸田録云寇公出鄧州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故鄧州燭法遍天下

去後人見其廁溷燭淚往往成堆杜祁公清儉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與客相對清

談而已二公皆有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寇公晚謫南崖不返雖至不

幸亦足以為戒也昔人蠶婦詩曰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襟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吾輩一身綺羅然揚揚之間豈全不念種織之苦哉何不少省繁費也

人至晚景得富貴未免置田築宅售妓女以償平生所不足如白樂天詩云多少朱門

鎖空宅主人到老未曾歸司空曙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詩使人惕然

厲後雜記 楊雄玄班孟堅予之過矣劉後村詩云執戟浮沈亦未遷無端著論美新都由所陷所

多少枉被人書莽大夫 海虞女子吳靜宜先生亦有句 當年奉事人爭罵誰能綱常二字無 已有

丹雅俎 嘉靖末金陵吳旅有詩名曾著元日拜嚴分宜相國詩一友見之戲曰開歲第一日拜朝中第一大奴

書臺

王鴻漸磬襟朔滿洒李空同氣醫京口遇一知自若尊之夕飲楊文襄宅鴻漸短衣下坐空同倨傲亦祗鴻漸尊府日老人何云邢蕨進坼未嗑溢迷負然新火未消自分不免任老大世謹慎空同之宵空同嘗真豐然我而罷陰詩論

言銘

也便做到臘月臨亦未壞及我輩也若非美而長哉

口銘曰疾自口入禍自口出此語最妙 先哲云宗儀能節好說刺人有瘕疵必形於詩雖親友亦不免有因以受其大禍者 此條似當入嫉妒部

見某下

人情厚密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言得爲罪案當只失歡之時亦不可

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平復好則前言可愧太抵忿怒時最不可指人既及暴露祖父之

惡蓋一時怒氣所激惟恐語之不深爲之不切而不知彼之銜恨已深入於骨髓古人

語傷人之言深于矛戟俗亦語打人莫打膝罵人莫罵實是也 前光大云但聞爲閒落不言人是非二語可時

日以省察

權在手時弄風雨摇山嶽自謂誰何豈知炭愈熾愈易滅饒君脚指好喝盡是天地

間輪流物子借來使用大限到時依然隻身向時性氣祇增來業子故曰得意

濃時正好休 有朝士某生延納素氣盈滿賓至則鼓吟唔聞里中有執友來謁朝士日翁素好誦詩近日誦何詩曰近誦以風此等歐陽圭齋詩有樂乃朗誦日圭齋匹是日圭齋不常些鬼脊樣來君使他人有二品門前鬧鼓如雷朝士面默然他日賓至門庭遂冷落矣

盡林泰州家去 郭功父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生自吟誦聲振左右及罷謂坡曰祥

柳亭詩話宏治中有老先生推校官為少年所侮題林和靖字熱白頭翁無隱之象以詩曰幽谷多年帶雨翁泮林今借一枝安世人莫笑頭空白潑墨春花雨後殘

▷貪吝

今莽引我張高慶杖頭錢蒿富吳富於杖頭錢貪莫好嚴道之銅山之鑄錢弟千刲頭而自留一錢杖頭不錢乃足取有取白杖頭且落陸

正此詩幾分東坡曰十分祥正驚喜問之東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

犀談

唐宣宗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聲遂登樓於賈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攘臂睨之遂於手內奪詩卷曰郎君何會此耶宣宗下樓而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乃賜御札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普州司倉卒都程鎬以詩悼之曰倚恃才華富貴抑藏貌不恭驕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馳名超前輩居卑下我嚴司倉旧曹了一見之一恠

弘治年間孝廉馮公蘭與同年侍郎嘉禾屠某初遇於錢塘屠談往時與陳郎中結奏了曰陳已死於軍妻子流落予官尚未艾因出棋局扇向索題馮援筆書曰白雲堆裏四公亭亭下只遺空石枰到底莫論誰勝負一遍輸來一遍贏屠默然

犀談

五十不造宅六十不製衣縱然得受用能有幾多時年近衰老只宜省了事而息心退步何必貪欲於受用無益之日圖覓經云諸苦所因貪欲為本盡貪欲二字壞盡世間人

今日有錢今日辨得錢怕後
常說蓬居不足何曾一日食
若錢便欲下筆心花就淫
湯乱離假不得能錢活區
無數色貼忠判辨抵鋼馳
錢來之东者何無为守錢
虞捧嘴也詩年病是尤大

得便宜處再往得便宜處再做終有招吝之時今日進得一步明日又求進一步殊有顛隮
之兆積金積玉東家要的越分過求貪饕無度以非病並死術數千休幾場年勞役一場
妻夢的珠一百斛更添百斛也只心不足使的千九枚更添一倍也只眉不開孔邱盜跖俱
塵埃少陵老子今安在哉 唐彪好財箴曰人生只羨莫切於財大利大害咸係於此陰積古聖賢往々不違但不生之豈宜死守命安營以基禍根何如清白以貽子孫子孫勤儉何用吾憂子孫懶奢空作馬牛吾勸世人毋□多求只勤謀子書更多求衣農商垂訓謀燕貽謀
昨非菴日纂云人生穿衣吃飯所費無何此外盡為長物盡為他人禾天云家旧頭娱
童僕館舍皆為他人吉性良骨凡一應多積而於身無用者盡為他人造業
而自己招報也諺不云乎萬般將不去只有業隨身旨哉斯言不結良因與善緣
苦貪名利苦憂煎豈為住世金銀寶借汝閑遊七十年凡財積雖多而財用不到
者是也馬援謂之守錢虜貪而造業用又不到閑過七十年而為守錢虜真愚也哉
茅季偉詩云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他便來往報答在今身只是換頭不換面

多置田莊廣修宅四鄰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時及為宅中客造作田莊
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原來心裏喜
所得無小富貴果無過宅畔有宅田外有田宜土有宜舊家緣大而僅營亦大住緣高
而欲望亦高生隴望隴得隴望蜀世態言嘗多翻不如三家村裏看了漢擺脫
日錄纂
利伯貧所居巷有鬻餅者過戶視問謳歌呂與萬錢令多生本日取招餅償之後過戶
而聞聲乎問何故曰本欲充大心計錙粗不暇唱謳哉
閑倚錄云半輪明月掩塵埃依稀猶有兩之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詩古詠錢詩也錢為人所必爭者而緣之啟釁借仲因以殺名喬宮義以捐軀帝舜
乘而關聚不來不去後富後貧大抵福於人亦禍於人爭其多金與留者真殺人之
物而人弗悟耳或曰錢之為言泉也往貴乎流通不滯也苟私又取然之府禍之岡乎

養嗜

色迷

自示錄云偶與陳泰巖評不貪不淫難易（二難）泰岩曰不貪財差易不淫難也余嘗曰此是富貴
叢中語耳若糟糠不充羈結不完即不貪不尤難乎泰岩躍起誦古詩云富貴不淫貧賤
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則此二関等耳退記其語但某貧賤之人所以未能得富貴人一等耳止為蔬
得一味清涼耳若夫馳貴勢之門乞哀權要之路日夜奔忙無有止息則違此語清閒而輸却耶（餘瀝殘杯）
閑循錄云四百四種病宿食為根本（昨非菴日纂一日裏貪口食肚腸常負許多斷飽后生事多嘗過此物三十 消化竟成何物哉）
讀書鏡有云飲食於人世間最精粗隨分塞饑腸一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
吉林東坡問子由瘦云十年京國厭肥羜日日饌花壓紅玉從來此腹負將軍今者固宜安脫粟
俗云大將軍食飽捫腹而嘆曰我不負此腹若左將軍曰不負此腹負將軍未嘗少留智慮也
閑修錄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故詞云蝶粉蜂黃渾退却了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
日愁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楊誠齋戒色其云陰羅

未曾和嘆子女何曾救押到何也 唐庭好色箴人之一身心為綱維心正身正心邪身邪心崇乎色目斯旁視必貪乎色念斯妄求欲戒色者不在禁惟斂此心專一於正若則主欲自退暗法乾之健自強不息惟敬惟勤慎勿安逸二則思淫失勿獲及身有子室制之在眼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如此保持庶無失念

攝生之道節慾為先斷斷以至於無可以立命矣彼恣淫無忌身譬猶抱玉赴火豈不自喪

其實乎呂純陽詩云精神費與粉骷髏都向人間買秋石何山詩云女色多瞞人人惑

總不見說麝臍重衣脂粉厚塗而人以為牡丹我說是花箭射人入骨髓死而不知怨

鄒侯林鶴

胡澹庵十年謫海外北歸之日飲於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卻有情世路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之稱載張文忠之說曰蘇子卿嚙雪啖氈蹈背出血不肯降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庵亦猶文忠之論子卿也

古言寶如陸視窺牆而從館後遂為棄背悔不及已古人先以此為戒詩載於經余英

女是程戯文歷〻可見今録青標記以為閨女守身之戒云井底引銀瓶〻欲上絲繩絶石上磨玉簪〻欲成中央折瓶沈簪折両若何似妾今朝与君别憶昔在家為女時人言舉止有殊姿嬋娟両鬢秋蟬翼宛轉雙蛾遠山色笑隨戯伴後園中此時与君未相後君騎白馬傍垂楊妾弄青梅倚短牆〻頭馬上遥相顧一見知君即斷腸知君斷腸共君語君指南山松柏樹感君松柏化為心暗合雙鬟共君去到君家五六年君家大人頻有言聘則為妻奔則妾不堪主祀奉蘋蘩終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門無去處豈無父母在高堂亦有親戚滿鄉故潛來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歸不得為君一日恩誤妾百年身〻寄言癡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此見先民之要言也蓋婦人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惟以欲而迷溺无有時而悟焉往不困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何以異此可不戒哉 愚亦録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語旋而嚴可為見色思善之戒 国朝詩話刊在圃戯友紉被云閨盃只合閨中進一我月来便不鮮可作唐人黄金用尽教歌舞留与他人楽少年下一轉語

冷齋夜話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實使覘之丞相李穀以書抵韓熙載曰五柳公驕甚其善待之穀至則果如李所言熙載謂所親曰陶秀實非端介者其守可隳當使諸君一笑因令宿驛舍候謄六朝書半年乃畢熙載使歌姬秦蒻蘭衣弊為驛女卒穀見之而喜遂犯謹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云好因緣惡因緣奈何天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明日中主燕客穀凜然不可犯中主持觥立使蒻蘭出歌續斷絃之曲侑觴穀大慚而罷

坡公云黃沙枯髑髏本是桃李面而今不忍看當年恨不見色自甚宜為一反視

非非菴寶參 人詮解無欲但始則淩薄次則念雖起而不留次則雖有念如嚼蠟而無味又次則棄念然為工夫下古箴曰不怕念起只怕覺遲

李生數東 張跂欲娶妾其妻曰子誦白頭吟妾當賦之跂慙而止

建吉録云人生莫作婦人身百般苦樂由他人彼其離親別愛生死隨人始知婦人之苦深不
獨食宜不獨衣食其身而身我食其父母而父母我一遇遠旅之商游學之士孤房獨宿宜
夜鏡衾豈易受哉我則薄倖者身外含鍾情多獨歡弄如狂無或一旦失遇雅傳蕭前
國念結髮怨恨與洲安不棄人舍所情何得人不怨也長舌之婦恣志淩夫背之女無
身撒落則亦已矣若夫子男姑睦妯娌和于於以及前後嫡庶間人各有心求作多政
生於憂煩展轉忍辱吞聲始嫁不言而鞠育敢眾之家晨夜無炊針指自活亦有不
能殫述者古來征之詩柔情寃韻模寫殆出為王化第一義云婁子道宜家必父母有書群善子哉
世說謝鯤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
迎書
美給子文敏甚工詩詞後歸華陽陸子朝名儒也晚年娶一妾遂患風疾日親戚來問吳全妾
左側因指妾曰此風之祖也后西南士夫凡有所惑皆以風之祖為口實

忿

古箴云人之七情惟怒难制制怒之术忍為妙耐讓之不早厥所斯戾滔天之水生乎其微燎原之火起於其細兩石相擊必有一碎兩虎相鬥必有一斃怒以動成忍以靜濟怒主乎張忍主乎閉始怒之肘止須忍氣忍之又忍畢竟無常再忍三思即飛公藝云唐彪曰海

怒

陶靖節詩云怒氣剔炎火焚燒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司空表聖云君子徵又星

忍辱最要云忍是快活路世上少人行舌柔常在口齒折只為剛思量這忍字好箇快活方片時不能忍煩惱日月長思量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火只作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俱成空孫真人曰欲求長生根須戒性火不出兮心自定木不去兮火不成凡人能戒性能延命亦非着庵語

凡人有好爭訟者此不可聽小事間氣往往爭告累年不以是非為曲直惟以勝負為強弱亦有牽累至死破產殆盡傷情害氣而不顧不悔者此累人之極也昔日有詩曰世上爭差莫若休何須經府與經州費心筆劄賠茶飯贏得猫兒賣了牛

列爭訟

長生言云有事饒人不為退怯久久思之其味甚長一時逞暴雖得快意後悔無及古人曰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

丙君箴有云西門佩韋性以自戒彼美剛寬翻羞吳不怪亦非着偏飛尖棱禍世人常奧身因今付與桃李天和自有說

昨非菴日纂密夫羅網傷害好彼高不偏拋亡皆承此能他富皆宗分付有由造物扣切莫妒心
國朝唐卿學上書諫成鑑送沈舟由積羽首泥之證先曰壓吾完素減倉沮盡折伯宰與子路臣直在其非抑好說與好者蔣見親疾以當門故道天苟無尋害消立所述提由負而知其廢毀產安諸至乳光孤王嘉馬驗救李國孔馬譖大儒物情當觸其第一明勢私尊敦倒送野其譏不有教人毋令青史汙　別裁

勸忍百箴云君子以公義勝私欲故多愛小人以私心蔽公道故多害多愛則人之有技若己有多害則人之技媢疾以惡之唐虞曰小人之心很毒度量淺狹與人有忤則以讒言中之我之雖快矣而他人何不幸耶悅何古云勿信莫予使贖前射人至死者人見誰為鬼神代不平錯空中此重飭寫爭及此則人當度量寬宏不能以讒言害人也

隋書　隋薛道衡六歲而孤事母孝年十三講左氏春秋傳高祖時為內史侍郎煬帝時為潘州刺史大業五年召還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拜司隸大夫帝自負才學而驕天下之士不欲出其右御史大夫奏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遂縊殺之臨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空梁落燕泥乃道衡題昔昔鹽篇內之句備載於唐

迪吉錄云讒之中於家國大矣善讒者以巧心巧舌揣人眉睫摘人以微言隱窺令人自猜自疑入其之人耳以為愛己不知己受其謗嘲受其戲弄而我反為所用也又此讒人之人必能善慫慂人諛言甘舌妙合肺腑無以摘背後語為傾吐心腹我受讒人之惑亡定讒我視權令對照千世傳驗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遭誅

遵誡

丈聽子嘗決之，夫婦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疏，骨肉聽之絕。堂堂七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刀，殺人不見血。嗚呼說起來真毒矣。生我跟前弄我魂，我反為之怒。代彼報私讐，十人中有九人，九一人雖不辭也病。世兒俗能則如之何？守不許第一，化愛憎根、毀譽根、善惡邪正閑明白第二，背後言語一切消除，以不能為主，則讒言自然歇矣。

懶息

樓璹彥美與陸蒙老嘗為晉陵掌書作詩時，州幕良有好謗誚同列者，一日同會，忽聞蟬聲，幕良請陸曰：君能賦可詠此之。陸即席賦曰：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粱。莫倚高枝縱繁響，也應回首顧螳螂。眾人愧悟。庚溪詩話

日暮

富貴家兒蚤眠晏起，朝不見晨曦，晚不見夕暉。人生幾何，晝夜分半，又以其有用日力，終半付諸夢中。以是為學，學之業荒；以此治生，生日蹙。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為懶者之戒。東[illegible]解李巖老嘗有人聘往爲賓，而主人久卧不起，出解謝，因[illegible]作詩云：[illegible]卧卧起日將午，若活七十年，亦只是三十五。語雖詼諧，足為懶惰者戒。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人嘆善難而惡易也攀躋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學者不可不畏朱子云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鶴林玉露云古詩多矣夫子猶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作詩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為徒作彼有繪畫雕刻無益勸戒者固為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景亦過於求適景於險淫褻慢則又不可之甚者矣白樂天對酒詩云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歡喜不開口是癡人又曰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又曰昨日低眉來問疾今朝收淚弔人回眼前見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自詩家言之可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矣然讀之者必將起其頹惰廢放之意而汲汲於世快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

回翔朱徑惜日紅葉流注雅挽東逝波義智奔馳稚而貴陽文洪是佗假冉冉白月過客伯也失時荒老急如奔浮游水中萍飄忽寄征旅遊旆役勉樹博採無悲蹉跎

悔改

淫祀

辨惑編

甚焉佗財而予為哉且如唐風蟋蟀之詩蓋効晉信公以自娛樂也然終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自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呂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解其守者或失於縱慶其儉者或流於

嗇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乎唐風之憂深思遠也樂天之見豈及是乎

五雜俎云名利不如閑世人常語也然所謂閑者不狗利不求名澹然無營俯仰自足之謂也而

閑之中可以進德可以立言可以了生死之故可以通萬物之理所謂終日乾乾欲及時也今人以

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厭梁肉身薄紈綺通宵歌舞之場半晝床第之上以為閑也而修身

行己好学齊家之事一切付之醉夢中此是天地一蠹物何名利不如之有閑 日暮景見義勇為從諫陸慮 明日譫時非宗当仁不讓精進却慎但年慎海之靡迮

朱之瞻見双陸譜有感詩近復新譜識梟盧撥興安陽旧博徒家陰閑過了要教人笑牧豬奴

日暮云一步脚為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莫教過了覩切底工夫莫虛度了此生底時日 撰修當錄入

辨惑編云江南淫祠在唐為狄梁公盡燬唐衰乱廢继以五季之乱其意微禍諂氾其

國朝康熙三十九年知府遲維城毀五帝廟撤其材以葺學宮民再祀者罪之查慎行福州太守毀淫祠歌愚民致貧益有術祈福淫祠亦其一八閩風俗尤信巫社鼠城狐就私曬巫言今年神降殃廣唐明作務莫當家家殺牛磔羊豕禾國奔走風狂迎神送神解神怒會斂金錢千萬家旗旄來直衛傳馳官長行來不避路恐聞下屋擾殃虐居民駭族初聞將青天白日鬼怪直向來執手序非歎嗟手年西習安扎紐辟邪煩巨艮年江南秋公永州稱此今之古亦偶祓不見福州遲太守然崖卒未踰時而廟貌山巍然丹漕公有

鬼從然以大号加封索雜祀典祠廟滿多里巷閒土地有祠蓋本於此嘗以民情推之必以農穀之功本乎地土歲時享祀亦近乎報本之意也迨夫廟貌之設無可為像遂以鄉之有齒爵者當之既久而世代變革承譌踵謬至有可笑可怪而不可曉者姑以目前言之郡城西南三十里曰梅村廟稱三姑其初必曰某姓三孤之神後乃訛為三姑也按周禮三孤之貴次於三公即後世所謂少師少傅少保是也村廟巫祝之流無知妄作以孤為姑又城之東北有稱十姨者必拾遺稱兩淋者必羽林也夫以十姨為一婦人以兩淋為無室女兩淋云神是則可笑而已至若三姑乃儼然塑少艾三人冶容美飾衆所具瞻且復變九里語為九女以附會之無根之談蠱惑人心傷風敗俗有不容不亟去者矣人之好怪也昔蘇長公之詩有曰舟中賈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蓋江州有大孤小孤之山澎浪之磯亦傳訛為姑澎浪為彭郎蘇公戲而深之意已明分足以破其惑也

佛家視昔尤盛盡
瓦塑精以搖金錢惑衆
奧以哭殯答拍旋毀
旋復法令所不能禁
也洵此輩多淫祀此
特其尤甚者乎謝府

両詩上下互移

主論詩語在元○十

卜佛老

瑯琊代醉云退之木居士詩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蓋當時以木類人形因以乞靈也至今衡州之耒陽縣尤甚初旱縣令禱之不應投而焚之主僧道符乃更刻木為形而祀之南方淫祠訖至有之陸龜蒙記稱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者則曰姑而三吳尤甚訖主之神不一或曰太尉或曰相公或曰夫人或曰娘子村民家有疾病不服藥剝稚神是恃近士大夫家亦漸習此風殊可駭嘆楊用修曰杭州有杜拾遺廟有村學究題為杜十姨遂作女像以配劉伶

升古胡史朱文公感興詩仙學來去飄〻學仙侶遺世去雲間盜啟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入佛學其生云西方論緣業卑〻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

此葉論佛仙者也

凌空意觀勝指心性名言超有無程徑一以開靡於世爭趨歸空不踐實蹟彼
榛棘塗塞誰哉繼三聖為浙焚其書此葉湯湖佛語也切不主經
解後抹除
慶歷中士大夫多修佛學往往為偈頌以發明禪理司馬温公云今之言禪者好為隱
語以求迷大言以求勝使學之者悵悵然益入於迷妄故予作解禪偈六首偈曰忿怒如
烈火利欲如鋒鋩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
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
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修厥身功德被萬
物為賢為大聖是為菩薩佛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光明藏當時稱名精悍
玉露云王介甫名始盛時老蘇作辨姦論譏其不近人情厥後新法煩苛毒流寰
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至與吳武帝窮兵嗜殺

道教

倪先生不信道嘗安王子真詩云我有丹君信否開田徑路吾新民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于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有題詩云覓官千里赴神京得遇鍾離[illegible]鍾本相傳盡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丹一粒誤先生[illegible]

而以麴代蘗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疏幅巾投老鍾
山日辛苦區區諸數魚生亦見其大歼蠹矣老蘗之論信為有見
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 鶴林玉露
金盤露一盃深武帝求仙也言青雀者既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也矣而君王未悟
猶排徊集靈臺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一物驗其真偽乎金盤承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長
生耶方士之說也今侍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以一杯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
信也不然則虛無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之意 [illegible] 服字仙書云服黃精長生莫如孫竹王食西山薇蕨古長不死
華亭張東海先生人品詩字成化間一時之冠有詩二首不與世迷云古今何處有
神仙鶴駕鸞驂總浪傳莫信空同鄒學士刀圭入口亦徒然歐陽自號無仙子
卓識真先冠古今蒱水蓬萊在何處君去白骨葬芭蕉

方士傳總

范曄作東漢為方士立傳如左慈之子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辯道論曰世有方士吾主悉所招致何其陋也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接奸宄以欺眾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履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是此論其淺陋范曄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乃忽悔悟曰曩者仙人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都正確正因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五雜俎

巫覡者奸淫奇衺之所托也今之巫覡江南為盛而江南又兩廣為甚閩中富貴之家婦人女子其敬信崇奉無異天神少有疾病則禱賽祈求無虛日亦無遺鬼楮陌牲醪相望於道鐘鼓鐃鐸不絕於庭而橫死者日眾惜無有禁之者若使上有西門豹則河伯娶婦之

禖下有夏伴儺所丹珠笑鼓舞之勢君已獲禱而一郡之巫息左震破鎖而山川之祟消天師杖留雨至楊壇斬而火妖絕世間第一妖識安莫與爲邑中世猶信之不已何也鉛山蔣士銓驅巫詩云巫覡紛紛行鬼教可憐不異西門豹河神吐鬼呼復咲病其驚然醫莫效東鄰夜半擊巫鼓擾我甜眠魂夢苦披衣躡月登鄰牆妻妾環哭泣翁卧牀老巫搖頭作神語手搖號角呼白來獰猙魂怪神鼓屬雜以謠搖真之可憎木鸞金帖隱旗幟高蘸符牌鐙我裂神像付一炬鄉鄰錢皆一炊於是努吹鐙罵巫巫疾走竄客循牆皆去吐巫神巫鬼紛竄風逃明晨病者起食粥胡生師楷為作驅巫詩三百傳誦城鄉多前門太守召巫召巫魂鼓不送巫歸廟門呼嗟乎妖由人興妖不自

朱文公云有山寺逢僧談命詩云此地相逢便說漫將牛斗話前緣時行時止元人力莫向流年紙向天

劉賓客和十一郎中諸去麥稗照爲雅收著卅年來常已通我相奮長安直城東去由此唐年子弟來作當丁香用策遍遊史吳知孔子所謂命也哉劉孝標作辨命論言壽夭窮達有定命不可使人枉奔競僭逼之患萬端非命論吉人之禍福一本之人子否以使人起修身覺善之心二人皆以申己丙丁休因財初而求吉凶者也指陰陽狀

相說

昔人有醒相士詩說理極確但未免出韻而且乏叶僭為易之云相術由來未必然何須紛擾者求錢宋邵雍裴度留帶傳青史陰德分明可奪天諺云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信是不刊之論与詩意互相發明

堪輿

或問在泰牧曰今吉凶某
李淳風因盤葬而犯罪風
水之驗安在曰無寺藏非不
盤亦非敗也因作詩以訓世
人曰若論形家莫浪葬
一新于今汾陽祖墓
果莫掘皆宗華歷
宋朝
若論山川地理師各世盡知
穴在此處穴在方寸間若好
地世不少苟非其人尋不見我
見富貴人家陵崖葬
多隨過其富貴也不亦人多
極時天理變

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精于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私而竟然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絕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當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為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之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耶程構地詩云風水先生慣說空指南指北指西東山中若有王侯地何不尋來葬乃公又云水今不在山不勞巧計用機關欲求富貴王侯地只在方寸一寸間

錢水部任夫云尋山本不為親謀大半多因富貴求肯信人間好風水山頭不在心頭

秘笈前有一善古的看第世中間一百年作的多了況人之生無人能百歲以何不肯放得身自恒悴無那更防也任涵芳曰無理古人厚言之經先天先生云欲了至包含强務理自正當他人但說休休悟恐免偏僻偶理果則以當只宜及時讀上為務是

俗情

鑑經語錄

古教云我是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熱他人漸漸又到我似此等說話那個不聽旁只是不肯修係有三種累第一無向傳俗男女各各為身口踏累其次為眷屬與累為家伙財累天下一轉這三種累忙了一世苦了一世乾弄了一世空過了一世何況又因這三種累起了無量煩惱造了無量大小惡業只是不悟耳

鑑海無涯塡七尺於糟灤何不垂頭看落日塵心難掃耗五首於營業豈知短服即將盡 夕陽曉月恒共久駐之光春雲秋花上有都艷之景今人陳鴿未唱出戶争先街鼓盈門 程根蛋盈箱金玉病來著亡支寺浣服完了氣息不噎誰替代立刻收疆已晚臨期神禍君達

並雜俎

世人有二顛倒一少年勞勤以圖男反自放逸古詩云少年經歲月不解早謀身晚歲成無益就

服遊部

低眉向世人一老年當逸以就安反自勞役古詩云不滿七八十齒落雙髀昏朝露暮名利夕陽憂子孫怪世之子孫亦難而此時尚少 何況添微之理乎

文成五彩樂鐘玉花醉溢四延句波鴻水精之言語於行了了不知千思當皮毛与性天有何相涉之甚

長安言人常於病時則塵心漸滅常想死時則道念自生楊和文侯貴人詩書雖露起江鷹昨日猶怪今日閑秋月長懸未去樓夕陽不上北邙山已無名都坑藏骨那有丹砂可駐顏為報長安車馬客邯鄲夢裡莫忘還

青箱雜記王文惠公隨深悟性理臨終作詩曰盡堂燈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見聞錄論使讀臨捐館作詩云平生功業鼓張希千古英雄一夢虛何似從來閑把教解將仁義報生民○

生來原是赤條條雖是常人俗語只要破此句便覺凡富貴利達心腸都可付東流水去
矣指四律首尾收煞生來原是赤條條蓋世功勳畢竟消說塞將軍馳半夜橋邊學士
坐長宵黃金鑄肘當何益白雪優韻貴不饒閙熱一場蕭索後生來原是赤條條生來
原是赤條條破屋錢財畢竟消錦襲多憂鞠半夜寒燈富主算長宵闡奢崇愷趨
無益受用楊何根不饒攢積一堆拋擲後生來原是赤條條生來原是赤條條無海
恩情畢竟消驪女有私常半夜漢姬無寵恨長宵精華乾耗仙難薦怨隙纏
連鬼不饒團聚一番分散後生來原是赤條條生來原是赤條條拔漢才華畢竟消太白
彩毫揮半夜子瞻蓮燭耀長宵神鋒切玉毫無益倚口騁天只不饒扯沒一篇書
寄後生來原是赤條條雖然赤條條來赤條條去至人達人古人今人無不同也都在大同之中有
大不同者語云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則去赤條條來固無所損而來去赤條條去矣

独有明带雲去来廿洒落去時膠粘唇言之純倈薇入皂紅旃檀墜入糞園誰質無饒

無色大非豈不為古今憫哉

余行楷抄

古人有自鑑圖畫髑髏一具書髑髏語其旁云我昔日如你今日胡不畏你他日如我今日耶

不戒盖警常念當死候也富沙李斯定更為演其説曰崇情吁危哉凡我是弗睹我此形

勿徒驚异你之將來亦不解遇我前者謂你何不識我今何歸你何不憐你諂媚生前惟

此肉軀你本養其謹給飽美煖我言之歎哉汝肚之容與我骨之枯髏汝見之趑趄汝免

畏此枯髏何不念我歎戲生前貌色之艷不過焦屍之衣生前崇傲之語不過臭腐之底

以砂為基砂陷屋速以慾為棋慾害屋踣奄焉忽焉雖悔何及慘兮憫兮欲返安得

我已受陷汝可為戒我已受欺汝可為鑒向也自誇膚果豐飽今為枯骨黄埃泉艸

向也自於手神獨立今為枯骨長臥荒墳人生如箭離絃就的人生如馬亦駒過隙增

壽夭

我一日減我一日業務何存從尤山積凡我兄弟存當念亡亡不復存生當念死死不復生不早隄防浪擲時日至於終窮詎延一刻苦樂永分死生長隔勉旃勉旃競競翼翼勿受世欺勿授魔附視此硯形以當明鏡慎之慎之

唐子西古硯銘硯與筆墨蓋器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動不銳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矣雖然寧為此勿為彼也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此條宜入硯銘部）

附錄曼翁先生硯銘世人尚白而君守黑世人鶩華而君存質剛方外呈淳潤內蘊彌重書林作士模則我材朴拙亦未彫刻蹈居良規償予勿失

与君磋磨冬冬差努力耕君他山以勗我德嘉慶乙丑冬江田外史運昌自作銘并書并倩芝仙硯史鐫字

古詩詞曰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与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内嫗粗醜中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詞暮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窮通

般松年秀才落第詠植杖云已從植杖再又何不植杖將更墜脂安声聽同文人道之後君性眉照來宜一（真州齊常卿佐幹辭表子才陸其傳於何所平世受足才子字云大英召格子士史試觀三國南北朝人才未差一籌之第隱然將世用之際那容傳字不沈大平尸位者有也）

群談

孟郊登第詩云昔日齷齪不足嗟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此志氣充溢一日之間花皆看盡何淺也故劉後村助鴽詩云好陳董子三篇策莫學唐人一日花不特翻案意新期多士其遠矣郊嘗有下第詩云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云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此皆氣宇不宏章孝標作歸燕詩獻侍郎庾承宣云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宣吟諷恨遺才及重典禮闈孝標獲

癸

閨二秀才應舉而兄下第詩句云四海九人皆得路惟生名落居在手逢兵茫然志然劣科名惟讀書教子十二十五人聯高捷于与三万亦並奇

禍福

大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一日行善福雖未至禍自遠矣今人但知求福而不知免禍福未必來而禍且踵至矣一部易經只是教人免禍凶悔吝之數居其三而吉之數居其一免禍之難如此故南容之免於刑戮孔子便極口稱贊不置要知世中自有一個大孝問在人生必讀書

儁之高擡下第後以詩獻侍郎李昭曰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明年昭去考乙未亦及第二公不詔去府守分矣姚武功詩須鑿燕然山上石登科枉被是虛名

白居易凶宅詩云長安多大宅列在街西東往往朱門內房廊相對空前主為將相得罪竄巴庸後主為公卿寢疾歿其中連延四五主殃禍相繼鍾自從十年來不利田舍翁風雨壞簷隙蛇鼠穿牆墉人疑不敢買日毀土木工嗟嗟俗人心甚矣其愚蒙但恐災將至不思禍所從我今題此詩欲悟迷者胸凡為大官人年祿多高崇權重持難久位高勢易窮驕者物之盈老者數之終四者如寇盜日夜來相攻假使居吉土孰能保其躬因小以明大借家可喻邦周秦宅崤函其宅非不同一興八百年一死望夷宮寄語家與國人凶非宅凶

白樂天

月華不見於古今題詠獨詢之人率日常見之要之非真月華也常見者光明之極其五色照

映空蒋先生云：嘗同蔡屏山云向坐舟次，時方二鼓，顧盼間忽見水底五色光照，其明倍昔，

是月中光華五彩從中泛出，如沸湯鍋然，只一茶頃遂沒，此其所謂真月華也耶。

月光明盡則生華，人苟明潔心性，則所謂夜夜常見中秋月者，當我安得。入九字

大司寇長興顧箬溪應祥弘治中為江西刑官其檢屍篇云檢屍復檢屍檢屍何苦多一
月三兩次擊鼓復鳴鑼吏皂下鄉村絳衣列干戈大戶困供給宰殺猪鵝鴨下箸動盈百不如
蝗食禾少有不遂意平地起風波臨場備百物東移復西挪不論是與非先打血滂沱吏胥
張聲勢只索孔方哥仵作更要緊輕重由他呵呵殺人毋錢多許私和但得輕似向嚴刑巧鍛
羅爪牙猛如虎澄佐倚於蛇有口莫能辯如魚入湯鍋告需得解脫附黃垣沙河開良以為
德罰取錢不論其多金若干其多米若干馱我今貸汝死汝辦莫蹉跎田園賣已盡賣牛及
馬騾設官本為民如此反為魔緬想祖宗法政令無煩苛人命須切實謀檢驗真訛原告苟不
實抵罪豈敢陵昨以民不生刑罰無偏頗今也則不然作聰明太過多多不能去上下相沿拖官
吏多多忽更遷案山嵯峨吏僕不能究翻閱頗欲墮深入書上考平反遭譴訶綱密
靡不更節外又生枝當時已累累今將奈何不思古先訓罪疑惟輕科安得由也果

執法務太阿坐令民不寃蕩蕩無先波歐公此篇蓋感人命之至重而漢司刑者之

勿慎也置邊之爲在公庭右吏治民生未無補 平刑

郡役採傜載李之松稗安詩云梅亦苦梅亦之苦濤謹訴赤腳蓬頭年復年青春斷帳

中過汲水虎隊門拾薪曉踏雞声破夜績無更身上衣採桑空逸蠶絲吐剪燈成灰 修隨

恨氣消是花血淚盈盈清逮飲食烹調戒無嘗味旨食性頻遭怒昏倦欲眠不得眠了

況日長半餓饑勤家未必主翁憐役粧亦後嬌娘粧織毫有犯罪莫逃毒拳老拳不

少發羅幃内外冷暖分照及風光扣皐負殘燈明滅更漏長破絮無温片板臥開眼他

鄉無六親自悲自泣憂蒲肚 無名氏愛吃好云宗内外雜凡平荒值無本錢服勤宜自發不使去狼亟 陶淵明戒子云此亦人子也當善視之彭言宣三復吴嘉作師僕猩猩是今滿莫輕皆父言竟 慈行 勤慷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逸已過分況乃奢華軒昂傲閭里僕從趨縣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 效 教子

炬誇勢亦有時歇禍或無來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差 此陳東海有感之作仕宦子弟宜書諸紳 書紳

初

李西涯題漁父云漁家生子苦難勝冬日江頭未滿罾回首不知天已暮晚風吹浪濕鬍鬚唐伯虎云朱門公子餘鮮鱗争詫金盤一尺銀誰信深深狼虎裏滿身風雨是漁人文衡山云小舟生長五湖濱雨笠風蓑不去身三尺銀鱗散鮒鯉長年辛苦只供人

題漁唱

魏程季明曉嘲熱客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代褦襶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顰蹙奈此何謂當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說無一急喈喈吟何多搖扇腕中疾流汗正滂沱莫謂為小事亦是人一瑕傳戒諸朋友熱行宜見呵

正失

晁无咎

程宣子書灯銘曰武子聚螢孫生映雪雪固易固易清光易滅惟此銀釭不疚其光黃簾綠幌永夕煌煌侍史左右子集左右如我不勤負此燈火

讀書

國朝紀曾藻安縣人其出任

縣也曾作一詩叙云縣不點燭油紅青熒照夜而邑間有書文書及賓刑市之屋細如等然未及辦而相対懸燈用是燂羊脂有流人戴耀宗謨灌

如京國樣購脂兒狠仍不多得遇夜燃一兩枝昔寇準比玉檻淚堆階人以為豪今之多矣
苦文伭不企燃以此詩示賓友云系萊公倜儻人用燭如用薪照作光明夜燒成錦偶書吾
今甘守黑滅燭月為鄰有時治書或接文字伸稿時教見跋五色安一真其所尺
細已七其膏雜不蔬柏油薄似紙檀鼓微如燐鬱言臺肚裂蠹恐鬼手鈸欲剪燃染
指方吹淚流昏薰灼赤眶臆灰屑點承塵都言市燭考不得扣盜巡黃牛禁私剔白
蠟錄上蹲曲夜購羊脂淨煉烟滓句灌模仿京式茜染千條銀是之便眼明高盤挂鑰團甚
如椽樣照光無根金聲兒鏗然玉彩邃璘斌以之治文書細字雙魚鱗以之對賓客洞見儿與菌誰予
昏牆際掛皆月輪燭託忽昂首多象條一新困之感舊物懶我告宋寡治心如治燭其理爍可陳燭好
照室心好照一身心兒洞徹掛以照吾民但若燭光影便悟心精神莫孝寇公侈須師平仲
多貝良出其色赤悟者王守仁

提朗

下士困窮特藜藋常不飽色莊人花叢目語無敢挑眼難生衣侶沒白桂言不保此時千餓

眉豈若糟糠好辛苦得一官跡屈州縣小儼是百里侯意氣漸輕佻自身侍少年床頭

人已老百金買雙鬟千金褸窈窕驛往一肆志行不檢昏曉乞兒苦得錢當日用不了殘

性重斧斤腐腸益孳孽歡不曾來何門外挂丹旐老母哭斷腸孤兒脫文葆學雅辯

是去積身以素縞我年四十餘見此已不少但是貧賤交荒墳悲宿草　嘆逝

色迷

西園些些生春草中有一叢生意好眼底金鉤屈曲遲心共珠履行來早　朱草羅生未掩地

尔獨重開作蒼翠朱草異常歷未良階朱獨分痕上廳可趨時癸出拂待日背道斜行

背依次蘼蕪不共秋更青蘼麥扒隨風先悴當時祇道易取榮誰知此種是狂生

無根自落君須識不信淮南辨物精淮南云是狂生者也呂惰人云狂生者無根腐自落許慎作生字　狂生

生驕矜

截耳詩敘云無故截耳非婦道之正以之勖孝尤失其用惻惻而哀其志苦徒

長姑為作詩淚讀列女傳劉子儀貞婺本無逼迫患所慕十歲兒枯骸置空龕蟲鼠不敢窺邑縣金石質九載色不移誤（此生次子說）上天曜白日不照寡婦牖大地回春氣不煖寡婦性獨抱一寸心冰冷含金痕微微一寸質質先祖為守守石心元不轉玉質終終難虧當年栢家如矢志豈異并惜哉孤房泣哀感激為兒癡傳語癡兒癡莫負慈母慈

寡婦詩敘云寡婦年時有偷生十載語又有與夫同日併死語余許而譏之己亥之冬宣言將以明年三月間來余家余大訝之詰其故不可得（其夫以三月末死）因閱其近詩有兩首皆隱之言訖以歸鬢指語其子是何所道迺茫然無所解使余猜說大意則悲哭以為死是無可疑者因問計余曰此有定形易為防守顧未嘗以說則難以勸亦以詩可乎遂為此詩令其子携歸兄弟誦讀請說致寡婦閱果取視再三嘿然無語至期遂不來亦無他故然自是安然無悔思如不謹防之也（甲戌正月作跋　是夫沒逾十載）黃鵠名姑侶中宵鳴號辛寡寡

不夜哭君痛难及晨儿女皆幼小中外无近亲逞我閑支了多年視久辛勤今年三月末夫
殁已十春无母儿不活母欲捐其身作诗露微意待尽之後儿难活幼心聊记诗句陈
有男未成名有女未成姻抚孤了未了岂是殉夫良九原不知见母死为何因九原若知是
此状贤夫嗔男婚女嫁毕发白仍如银讵闻老嫠妇随夫入幽宅所以古制礼常
标来此人　朝廷綽楔挂旨旌宗節乾隆二年大学士赵国麟奏无故称烈非嫠妇之正请停其旌表并禁搭棚生祭罷其夫殉從之
守贞乃可贵从死非所珍弃绝儿女恩况又非慈仁嗟嗟贤明操宜义乃所遵独
操寡妇丝泉深内四海　二诗亦曼殊先生作　集中未著主名

保命可 敬禮 年風之晝夜一日常百刻轉若車輪把于日十二刻百年能几長運人奇古今一生亡微

茫晝日忽為永寬以較量人世不足惜行善不日新無及閒暇時般乐為淫荒夷亦飢人生

顏回非公 是王其人以孰亞周武与虞唐亦用仁義積豈今身亡亡富貴無可持莫与公道

強在異盡以力四序皆流光亦君晏昼一兩協、其自傷

国朝列栽植閏年無志詩日洋洋景運六輿祖流爾征來蓬不我春苗維帝眷予廉往不失免其免先逝不拜慮於標作利

不如所耕来炬夜胞不如早行鴻争腐鼠風餐竹食翔視千仞下窄雉匹謬我祖考爭道策轗腹我目我皇敢負

壁昔匯东無撫衣孔庭佛佛勝耽實逐役型匪衰匪蓁淫溽如雨護於此子初見丈母执張南陽文定推奉不懈燭火

於熙于春隕禹穀稼木共难屏德於壁貞壁稻士不識獲附次果蝌有登盈谁为今人不勤是國皇皇朝夕屏息於北栗如岸

出崩如虎呼吼冉共抱病款名待去為教年良时开有作晝寫二宴踐均重下之子不落宇人之望蘇生之有不[illegible]

李華弔古戰場文云其存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陳陶亦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一將功成萬骨枯此句不知何人作俱可為好兵者戒

明詩別裁高季迪塞下曲云得地不足耕殺人以為功十字為千古開邊者鑒戒

孔淡菴苑慶歷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為樞密使會大雪置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言語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鬧

因明別裁中戰場於運山下此宗室少人烟魂魄千年化異渡河自張言故鬼猶不知歸也前人以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為善作苦語此為後勁

困學紀聞蘇雲卿者廣人隱居湖張魏公為都督使漕帥搜其來且遺書召之雲卿其文忠為詩曰魏公弼忠如亂

收帝王師扶天柱傾蘇公兩薦子陵手釣絲使黄河清鳥是世間不問耕桑耕者其適或人去不推悁黃兩翁之心林月白

高君子當入此條見鶴林

邵立齋公獨年十七嘗解罰有區晏日閻巷現此豁豁祿蕭公馬上口絕句云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出宣邊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何曾何用善和羅馬上春官時里中朝貴詩曰子是其有詩之年與六六若也公意以為同志適訪之見其人忽問曰子有勝昔坊金視禹下弟子撐門乃侍一公大喜即拂衣起不若而歸遷淮安安鴻臚為志哉公為弟送錄中秋夜詠除言論進曰子退必入大件權要讀名城途是一年非不永朱竟其未其淘設後節鄉廉能烈矣

螢雪叢說人之一身已自有種重足履積累則不甚介意若字一洗污從深無已豈可怪世情之薄惡也哉因有此湯泉亦不是為

談理者云北鄉三井在山岡二井亦空一井湯造化無私猶冷煖爭教人世不炎涼 入大字 淡觀

洪舜俞鈞臺有題郎亭亦必遠俗塵於宋季時稍亞於[illegible]一首而文非他可擬其昔者於人非表字者[illegible]古今皆然也今[illegible]

宋人詩云兒君莫惱鬢毛斑鬢到頭時也是誰多少朱門年少子被風吹上北邙山 昔人嘆老詩古詩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皆夜謂公貽吉不能眠獨不向天竟陳出此人間重晚晴俱為老人生色 入壽大

就州刈收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個团好青[illegible]直西山青補云蓋名俟異直人之常情直言要禍在君不

見故弟子道也不如謂司馬遷撰為范同文子亦有危行言孫之說真西山青補亦有感而作也 劣新錄

朱彝尊書康有句云立身乾坤不受異蓋自抒風骨余不以為然寄言觀之云人在世間必何能不受人異古人如陶靖節之高古人如陶

靖節之高而一飯食乞於其報於始杜少陵以援契自許而成於其存郵至於顏信弟亂范文正公是何等人而以晏公一薦於終身受門生

之礼蓋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至人之所不能也若商宗熹太史之言所不能曰名與未了難應世股京無多怕受恩隨苦生太

史詩以不能日不出微禽敢辭累只恐無家覓舍錄 此皆不立身分內身分隨高

社之功在異云方人在者時清施輒風流自古英雄出戰將羅上客一薪邑依着上有才而無後[illegible]身者[illegible]

子飾傲戒而克之 [illegible]

洪稚存與某官叔張國云江流東來為楊憶作無盤舟居堂上曾早于[illegible]蒲尉天陰欲令江淮黃河流入城已自報張協守尉

官耳穿年六十歲坐守合無米大府屋角狂狐彝中樣底飢鷹蹲待願頭縮三日饑共同張梁米空倉卻抽剝虎奪復攜手

已見千人立泥中黃彩小吏足不停村後村前更相呼深泥沒膝無肩輿尉來村北騎一匹行等數尺衣鞭去不遠案米來差家

晉沮澤太守先[illegible]晚甚諸奏賜近君不時補非寸尺不見出發以千百 長江草有[illegible]行 [illegible]

陳世寶曰信手行將去隨天分付來此古人之名言也余嘗改之曰順理行將去隨天分付來[illegible]

理直而氣壯[illegible]無病[illegible]

錢竹汀更五子為六字[illegible]國補注四卷七十四

宋人吳越[illegible]附范[illegible]
大風歌[illegible]自有旁人
說[illegible]
天下[illegible]
天下[illegible]
兒孫[illegible]
[illegible]
荒救

吳樾政示及門詩云五經文字祖粹然無瑕疵布帛菽粟中自生蕆以加讀書不窮理
經學如無本花朝榮暮即萎一瞬徒炫誇毋為競速化離根而擬芽葆書與
小說据摭多浮夸風雲月露詞累牘何為耶劝汝先經術妙義勤梳爬沈潛入德
奥含咀出英華既乃及子史泛濫觀百家洎乎貫通時攡藻綺天葩崇世苑有雅儔
世治無濡功流名尚遠食服何曾差 宗易詩書三禮三傳非僻書也為文足其子
弟之速化四書本句既隨意讀一二經并古文現止析義數首即授以時文帖括便之
依稀葫蘆僥倖弋獲此無論生不能弋獲也即或有英性英敏試題得手遂
擢巍科然去經根柢淺薄終身不復能自振拔況未能弋獲耶弟子云吾先
窮逕恨不以以一歲書世之十年讀書無多矣然畢竟所讀何物也 太白生度食
於兔園冊子中朝披夕誦口角流沫手腕生胝究無會悟之處孰若移其工夫

向使侍中尋討清泉更日源於治水耶

讀書

十一陌

陳迹 莊子天運篇六經者先王之丨丨也謂前人遺迹留也

邁迹 書蔡仲之命爾乃丨丨自身注仲無所因故曰丨丨

風迹 風化之迹也後漢朱浮傳頗欲厲丨丨

覇迹 凡功業可見曰迹書武成太王肇基王迹前漢王襃傳索人求士者必樹丨丨

傳經堂